辯類
碑類

古文真實 後集卷八

諸儒箋解古文真寶卷之八　後集

辯類

桐葉封弟辯　柳子厚

東萊曰此一篇文字。一段好如一段。大抵做文字。須留好意思在後。令人讀一段好一段

古之傳者有言。成王以桐葉與小弱弟。戲曰。以封汝。周公入賀。王曰。戲也。周公曰。天子不可戲。乃封小弱弟於唐。說苑君道篇。成王與唐叔虞燕居。剪梧桐葉以為珪。而授唐叔虞。曰。余以此封汝。唐叔虞

喜。以告周公。周公以請曰。天子封虞耶。成王曰。余與虞戲也。周公對曰。天子無戲言。言則史書之。工誦之。士稱之。於是遂封唐叔虞於晉。周公旦。可謂善諫矣。○此段。只敘事

吾意不然。辨王之弟當封耶。周公宜以時言於王。不待其戲而賀以成之也。不當封耶。周公乃成其不中之戲。以地以人與小弱者為之主。其得為聖乎。開二段說。難辯且周公以王之言不可苟焉而已。必從而成之耶。又難設有不幸。王以桐葉戲婦寺。亦將舉而從之乎。凡王者之德。在行之何若。自設有不幸。至何若。難得倒處。大抵難文字。須難得倒。譬如爭訟得倒。前既難倒。須專一說正

理

設未得其當。雖十易之。不為病。要於其當。不可使易也。此幾句。却是正理 而況以其戲乎。若戲而必行之。是周公教主遂過也。破得好 吾意周公輔成王。宜以道從容優樂。要歸之大中而已。必不逢其失而為之辭。意思好 又不當束縛之馳驟之。使若牛馬然。急則敗矣。警策 且家人父子。尚不能以此自克。況號為君臣者耶。是特小丈夫缺缺者之事。非周公所宜用。故不可信。結束。委蛇曲折。有不盡意。不指定。又設一難在此

或曰。封唐叔。史佚成之

史佚

史。晉世家

成王與叔虞戲。削桐葉為珪。以與叔虞曰。以此封若。史佚因請擇日立叔虞。成王曰。吾與之戲耳。史佚曰。天子無戲言。言則史書之。禮成之。樂歌之。於是遂封叔虞於唐

諱辯　韓退之

愈與李賀書。勸賀舉進士。賀舉進士有名。與賀爭名者。毀之曰。賀父名晉肅。賀不舉進士為是。勸之舉者為非。聽者不察。和而倡之。同然一辭。皇甫湜曰。子與賀且得罪。愈曰。然。律曰。二名不偏諱。釋之者曰。謂若言徵不稱在。言在不稱徵。是也。律曰。不諱嫌名。釋之

者曰。謂若禹與雨。丘與蓲烏蓲草名之類是也。記曲禮。不諱嫌名。二名不偏諱。註。為甚難避也。嫌名。謂音聲相近。若禹與雨。丘與蓲也。偏。謂二名不一一諱也。孔子之母。名徵在。言在不稱徵。言徵不稱在今賀父名晉肅。賀舉進士。為犯二名律乎。為犯嫌名律乎。父名晉。子不得舉進士。若父名仁。子不得為人乎。有議論夫諱始於何時。作法制以教天下者。非周公孔子歟。引古人以證一篇之意周公作詩。不諱。謂文王名昌。武王名發。若曰。克昌厥後。又曰。駿發爾私。則不諱也孔子不偏諱二名。若曰。宋不足徵。又曰。某在斯春秋不譏不諱嫌名。若衛桓公名完康王釗

之孫實為昭王。周康王。名釗。書用敬保元子昭曾參之父名晳。曾子不諱昔。若曰。昔者吾友。又曰。裼裘而吊周之時有騏期。漢之時有杜度。杜操。字伯度。曹魏時人。以其名同武帝。故因以其字呼之。又去其伯字。呼為杜度此其子宜如何諱。將諱其嫌。遂諱其姓乎。將不諱其嫌乎。漢諱武帝名徹為通。不聞又諱車轍之轍為某字也。諱呂后名雉為野雞。不聞又諱治天下之治為某字也。今上章及詔。不聞諱滸勢秉飢也。滸。近太祖廟諱。勢近太宗廟諱。秉。近代宗廟諱。飢。近玄宗廟諱惟宦官宮妾。此二段。盡是不諱嫌名事。再用宦官宮妾。承上二段

（有力）乃不敢言諭及讖。以為觸犯。（抑揚）士君子立言行事。宜何所法守也。（將要收歸周孔曾參事。且問起何所法守句。已含周孔曾參意）今考之於經。質之於律。稽之以國家之典。為可為不可耶。凡事父母得如曾參。可以無譏也。（收意不衰）作人得如周公。孔子。亦可以止也。今世之士。不務行周公孔子之行。而諱親之名。則務勝於周公孔子。亦見其惑也。（亦人情。以反說）夫周公孔子曾參。卒不可勝。勝周公孔子曾參乃比於宦官宮妾。（警策）則是宦官宮妾之孝於其親。賢

於周公孔子曾參者耶

碑類

○潮州韓文公廟碑　蘇子瞻

謝疊山云後生。熟讀此等文章。下筆便有氣力。有光彩

匹夫而為百世師。一言而為天下法。謝云起句健。張子厚猶以為褒文公太過。似孔孟廟記 是皆有以參天地之化。關盛衰之運。其生也有自來。其逝也有所為。謝云起得健。接亦不弱 故申呂自嶽降。詩崧高。維岳降神。生甫及申。申即申伯。呂侯。乃姜氏。即甫侯也。初為呂侯。後為甫侯 傅說

為列星。莊太宗。師傅說。得之以相武丁。奄有天下。乘車維。騎箕尾。而比於列星也古今所傳。不可誣也。此數句。承上起下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是氣也。寓於尋常之中。而塞乎天地之間。卒然遇之。王公失其貴。晉楚失其富。良平失其智。賁育失其勇。儀秦失其辯。是孰使之然哉。呂云五箇失字。如破竹勢其必有不依形而立。不恃力而行。不待生而存。不隨死而亡者矣。呂云此四不字。亦有力謝云句法好故在天為星辰。在地為河嶽。幽則為鬼神。而明則復為人。此理之常。無足怪者。謝云此是

的確之論自東漢以來。道喪文弊。異端並起。歷唐貞觀開元之盛。輔以房杜。姚宋。而不能救。謝云褒文公。只消此數句謝云得君行道。如房杜姚宋不能救

而文公獨能之獨韓文公。起布衣。談笑而麾之。天下靡然從公。復歸于正。蓋三百年于此矣。謝云褒文公。只消此數句文起八代之衰。愈傳贊云正元元和間。愈以六經之文。為諸儒倡。八代。謂東漢。魏。晉。宋。齊。梁。陳。隋也道濟天下之溺。文公著原道等數十篇。皆奧衍宏深。與孟軻楊雄相表裏。障百川。迴狂瀾。所以道濟人心之溺忠犯人主之怒。憲宗遣使迎佛骨入禁中。愈上表極諫。帝大怒。貶愈潮州而勇奪三軍之帥。鎮州亂。殺田洪正。而立王廷湊。詔愈宣撫。衆皆危之。愈至。對廷湊力

折其黨。廷湊曰。今欲廷湊何所為。愈曰。神策六軍將如牛元翼者為不乏。但朝廷顧大體。不可弃之。公久圍之。何也。廷湊曰。即出之。愈曰。若爾。則無事矣。會元翼亦潰圍出。廷湊不敢追

此豈非參天地。關盛衰。浩然而獨存者乎。公浩然之所發

蓋嘗論天人之辯。以謂人無所不至。惟天不容偽。智可以欺王公。不可以欺豚魚。力可以得天下。不可以得匹夫匹婦之心。故公之精誠。能開衡山之雲。愈有謁衡嶽廟詩。云。我來正逢秋雨節。陰氣晦昧無清風。潛心默禱若有應。豈非正直能感通。須臾靜掃衆峯出。即見突兀撐清空

而不能回憲宗之惑。能馴鱷魚之暴。愈至潮。問民疾苦。皆曰。患溪有鱷魚。為民害。愈

為文。投溪水中。祝之。是夕。暴風震雷起溪中數
日水盡涸。西徙六十里。自是潮無鱷魚患
而不能
弭皇甫鎛李逢吉之謗。
憲宗得愈謝表。頗感悔。欲復
用之。皇甫鎛素忌愈直。即奏。
言愈終踈狂。可且內移。改袁州。宰相李逢吉因臺
參之事。使愈與李紳交鬭。遂罷愈官六部侍郎
能
信於南海之民。廟食百世。而不能使其身一日安於
朝廷之上。
公自觀察推官入仕。貶陽山。貶潮州。移袁
州。或行軍蔡州。或宣撫鎮州。在朝之日少
也
蓋公之所能者。天也。其所不能者。人也。始潮人未
知學。公命進士趙德為之師。
韓入潮州。請置郡校。牒
云。十室之邑。必有忠信。
今此州戶萬有餘。豈無庶幾者邪。刺史縣令。不躬為
之師。里閭後生。無所從學耳。趙德秀才。沉雅專靜。頗

通經旨文章能知先王之學且排異端而宗孔氏可以為師矣請攝海陽縣尉為衙專勾當州學以督生徒自是潮之士皆篤於文行延及齊民至于今號稱易治信乎孔子之言君子學道則愛人而小人學道則易使也此論潮人好學潮人之事公也飲食必祭水旱疾疫凡有求必禱焉謝云此數句含祭法見文公廟不是淫祠而廟在刺史公堂之後民以出入為艱前太守欲請諸朝作新廟不果元祐五年朝散郎王君滌來守是邦凡所以養士治民者一以公為師民既悅服則出令曰願新公

廟者聽民懽趨之卜地於州城之南七里期年而廟成或曰公去國萬里而謫于潮不能一歲而歸沒而有知其不眷戀于潮也審矣軾曰不然公之神在天下者如水之在地中無所往而不在也而潮人獨信之深思之至焄蒿悽愴若或見之譬如鑿井得泉而曰水專在是豈理也哉餘意譬策元豐元年詔封公昌黎伯故榜曰昌黎伯韓文公之廟潮人請書其事于石因爲作詩以遺之使歌以祀公其辭曰

公昔騎龍白雲鄉。莊子乘彼白雲。遊于帝鄉手扶雲漢分天章。

天孫為織雲錦裳。史記曰四星在危南。匏瓜。牽牛。為大牲。其北宿有織女。天孫女也。道書太上飛行羽紀曰。七色夜光雲錦裳飄然乘風來帝旁。下與濁世掃粃糠。西游咸池略扶桑。離騷云飲余馬於咸池。總余轡乎扶桑。淮南子曰日出暘谷。浴于咸池。拂于扶桑草木衣被昭回光。追逐李杜參翱翔。汗流籍湜走且僵。張籍。皇甫湜。皆從韓公游滅沒倒影不得望。司馬相如大人賦貫列缺之倒影。服虔曰人在日月之上。下視日月之反從下照。故其影倒作書詆佛譏君王。佛骨表謂佛。本胡人。身死已久。枯朽之骨。凶穢之餘。

豈宜入禁宮。乞以此骨付之水火。表上。帝大怒。將抵以死。裴度。崔羣等。力救解之。乃貶潮州刺史

要觀南海窺衡湘。歷舜九疑弔英皇。山海經云蒼梧之川。其中有九疑山。在零陵。營道縣湘中記曰疑。似也。山有九峯。其形相似。故曰。九疑。堯以二女妻舜。長曰娥皇。次曰女英。從舜南征三苗。道死沅湘之間。葬蒼梧祝融先驅海若藏。太公金匱云南海之神。曰祝融離騷云使湘靈鼓瑟兮。令海若。舞馮夷。皆海神也約束鮫鱷如驅羊。謂驅鰐。見前註鈞天無人帝悲傷。謂大鈞之天。無人輔佐。文公歿於長慶四年。敬宗爲之感傷也謳吟下招遣巫陽。巫陽。巫祝之美名也。下招者。謳吟此詩。招文公之魂犦牲雞卜羞我觴。犦牲者。犂牛郊祀志立粵祠而以之卜李奇曰

侍雞骨卜。如鼠卜馬。爆於餐荔丹與蕉黃。【文公羅池廟碑】
蒲各布教二反又音雹
【銘】荔子丹兮蕉葉黃。爲迎送柳子厚之歌也。蘇公直用其事。使潮人以此祭文公。亦如文公使柳人以此祭柳子厚也公不少留我涕滂。翩然被髮下大荒【文公】
【雜詩云】翩然下大荒。被髮騎騏驎【容齋隨筆云】劉夢得。李習之。皇甫湜。李漢。皆稱頌文公。其文各極其至。及東坡此碑一出。而衆說盡廢。騎龍白雲之詩。蹈厲發越。直到雅頌。所謂若捕龍蛇而搏虎豹者。大哉言乎【謝疊山云】東坡平生作詩不經意思。思淺而味短。獨此詩與司馬温公神道碑。表忠觀碑銘。三詩奇絕。皆刻意苦思之文也

柳州孔子廟碑　柳子厚

此篇。規模尤好。謂聖人教化。及於遠處。所以為尤重。初馬起句。便有意味。次論柳州之夷俗難化。然後論唐德化所及。又論聖化之所及。又兩句。結本意。照起語。卻論廟貌之所成。然後申言先聖本意。用九夷事以見聖化之無外。禱以神道設教之旨。末四句。論禮典。

尤不費辭

仲尼之道。與王化遠邇。惟柳州古為南夷。椎髻卉裳。西漢傳云西南夷。皆椎結。禹貢曰。島夷卉服攻劫鬬暴。俗不近王化。好相攻擊。劫掠。鬬狠。暴戾。專以勇力相傾雖唐虞之仁不能柔。秦漢之勇不能威。至于有國。至我唐之有國土也始循法度。置吏奉貢。分天下為十道。柳州。屬嶺

南道列置州郡。大者為都督。貢賦版籍。著于令式咸若采衛。皆與五服。諸侯采服衛之。版籍相若焉冠帶憲令。一變椎髻卉裳之俗。而為冠帶。不為攻劫闘暴之事。而遵有唐之憲法號令進用文事。不為武勇之技。稍稍進用禮文之事○此一節。論王化之及學者道堯舜孔子。始取諸左右。執經書。引仁義。旋辟唯諾。旋。乃折旋。辟。乃辟明。先生召無諾。唯而起。皆事師進退應對之儀中州之士。時或病焉。此一節。論聖化之及然後知唐之德大以遐。孔氏之道尊而明。元和十年。八月。唐憲宗朝州之廟屋壞。幾毀神位。刺史柳宗元始至。大懼不任。以墜教基。丁未。奠薦。法齊時事。

法。祭法也。祭法已整齊將以時而舉三獻之事禮不克施。乃合初亞終獻三官衣布。乃合聚初獻官。亞獻官。終獻官。擬製禮服之衣布也洎于羸財。及于制禮羸餘之財。集以為用取土木金石。徵工僦功。完舊益新。十月乙丑。王宮正室成。此段。論廟貌之新成乃安神棲。乃正法庭。祗會羣吏。日之吉。虔告于王靈曰。昔者夫子嘗欲居九夷。門人猶惑聖言。今夫代千有餘載。其敎始行。至于是邦。人去其陋而本於儒。孝父忠君。言及禮義。又況巍然炳然。臨而象之乎。此用居九夷事。以見聖化之無外惟夫子以神道

設教。思惟夫子以神道設教之妙。設為世教我今罔敢知。欽若茲教。以寧其神。追惟堂誨。追冀洙泗之告語教誨者如在于前。苟神之在。曷敢不虔。居而無陋。罔貳昔言。此段。禱以神道設教之意申陳嚴祀。永永是尊。釁牲有碑。刻在廟門。此末兩句。論典禮有碑。尤不費辭

〇孔子廟碑

皮日休

天地吾知其至廣也。以其無所不覆載。日月吾知其至明也。以其無所不照臨。江海吾知其至大也。以其無所不容納。料廣以寸管。然天之氣運。地之氣升。以一寸之葭管。先備知其氣

候。如十二管。以葭灰乃實其中。候十二月之氣。每氣應。則灰為之飛。則天地之廣。可料也

測景以尺圭。

日月之運行。若難測矣。然周官以土圭之法。測土深。正日景。其土圭長一尺五寸。而日月之短長。咸可知焉。則日月之明。可料也

航大以一葦。

誰謂河廣。一葦航之。江海雖大。駕一葦之舟。亦可以橫渡而航遠矣

廣不能逃其數。明不能私其質。

日月雖明。而測景可得。不遺微小

大不能必其險。

江海雖大。而舟楫可通。是設險而不必其險。一葦可以航之矣

偉哉夫子。後天地而生。知天地之始。先天地而沒。知天地之終。非日非月。光之所及者遠。不江不海。浸之所及者溥。三代禮樂。吾知其損益。百王憲章。吾

知其消息。君臣以位。父子以親。家國以肥。鬼神以享。道未可詮其有物。至若彼道家者流。本尚虛無。而夫子以儒道應世。則有用之學也。彼道家以無物為宗。則未可言其有物矣。而儒道則全有物之天。非道之無形者可擬矣釋未可證其無生。意蓋謂釋家之法。多以不墮輪回為功。而夫子以儒道淑人。則與生俱生者也。彼釋子以不生不滅為說。則未可驗其無生之應矣一以貫之。我先師夫子。聖人也。帝之聖者曰堯。王之聖者曰禹。師之聖者曰夫子。堯之德有時而息。禹之功有時而窮。夫子之道。久而彌芳。遠而彌光。用之則昌。舍之則亡。昔否於周。今秦

於唐。不然。何被袞而裳。垂旒而王者哉

柳州羅池廟碑　　韓退之

羅池廟者。故刺史柳侯廟也。柳侯爲州。不鄙夷其民。鄙。薄之也。夷。輕易之也動以禮法。三年。民各自矜奮曰。玆土雖遠京師。吾等亦天氓。今天幸惠仁侯。若不化服。我則非人。於是老少相教語。莫違侯令。凡有所爲於其鄉。及於其家。皆曰。吾侯聞之。得無不可於意否。莫不忖度而後從事。凡令之期。民歡趨之。無有後先。必以其

時。於是民業有經。公無負租。流逋四歸。樂生興事。宅有新屋。步有新船。池園潔脩。猪羊鴨雞。肥大蕃息。子嚴父詔。婦順夫指。嫁娶葬送。各有條法。出相弟長。入相慈孝。先時民貧。以男女相質。以男女質錢濟貧。猶令之雇僕妾者久不得贖。盡沒為隸。則盡沒身。為奴婢使令之人也我侯之至。案國之故。以傭除本。以其傭雇之資。而除其所質之本錢。猶令得其力役。則不得復收本利也悉奪歸之。大修孔子廟。城郭巷道。皆治使端正。樹以名木。柳民既皆悅喜。嘗與其部將魏忠謝寧歐陽翼。柳侯

嘗與其部下將。若三人者飲酒驛亭。謂曰。吾棄於時而寄於此。與若等好也。與汝等相好。謂相善也明年。吾將死。死而爲神。後三年。爲廟祀我。及期而死。三年。孟秋辛卯。侯降于州之後堂。歐陽翼等見而拜之。其夕。夢翼而告曰。館我於羅池。其月景辰。廟成。景辰。即丙辰也大祭。過客李儀醉酒。姓李。名儀。而醉酒無籍侮慢堂上。得疾。扶出廟門。即死。明年春。魏忠歐陽翼使謝寧來京師。請書其事于石。余謂柳侯生能澤其民。死能驚動禍福之以食其土。可謂靈也

巳作迎享送神詩遺柳民俾歌以祀焉而并刻之柳侯河東人諱宗元字子厚賢而有文章甞位於朝光顯矣已而擯不用其辭曰荔子丹兮蕉黃雜肴蔬兮進侯堂侯之船兮兩旗船有兩旗蓋廣南風俗也比喻柳侯有道濟時可作舟楫有挺挺不凡之氣象也度中流兮風泊之方度中流風擊而泊之于岸以喻柳侯方升內禁忽貶永州司馬又徙之柳州馬待侯不來兮不知我悲侯乘駒兮入廟慰我民兮不嚬以笑鵝之山兮柳之水桂樹團團兮白石齒齒侯朝出游兮暮來歸春與猿吟兮

秋鶴與飛北方之人兮爲侯是非千秋萬歲兮侯無我違福我兮壽我驅厲鬼兮山之左下無苦濕兮高無乾秔稌充羨兮虵蛟結蟠我民報事兮無怠其始自今兮欽于世世

表忠觀碑

蘇子瞻

熙寧十年十月戊子（熙寧乃神宗朝年號）資政殿大學士右諫議大夫知杭州軍州事臣抃言故吳越國王錢氏墳廟及其父祖妃夫人子孫之墳在錢塘者二十有六

在臨安者十有一。皆蕪廢不治。父老過之。有流涕者。謹按故武肅王鏐。始以鄉兵。（始起鄉之民義兵也）破走黃巢。（大破巢兵。使之退走）名聞江淮。復以八郡兵。討劉漢宏。（再以八郡之民義。征劉漢宏）并越州以奉董昌。而自居於杭。及昌以越叛。（至董昌。以越州之地反叛）則誅昌而并越。盡有浙東西之地。傳其子文穆王元瓘。至其孫忠獻王仁佐。遂破李景兵取福州。（李景。據福州。仁佐破景。取其土地也）而仁佐之弟忠懿王俶又大出兵攻景。以迎周世宗之師。（既破李景。又迎周世宗之兵）其後卒以

國入覲。三世四王。與五代相終始。梁唐晉漢周。是為五代天下大亂。豪傑蜂起。方是時以數州之地盜名字者。不可勝數。既覆其族。延及于無辜之民。罔有孑遺。無得遺者而吳越地方千里。帶甲十萬。鑄山煑海。冶鑄於山。取地產之寶。熬煑於海。取為鹽之利象犀珠玉之富。甲於天下。然終不失臣節。貢獻相望於道。其貢獻之使。相望於道路是以其民至于老死。不識兵革。四時嬉遊。歌鼓之聲相聞。至于今不廢。其有德於斯民甚厚。皇宋受命。四方僭亂。以次削平。西蜀江

南貿其險阻。兵至城下。力屈勢窮。然後束手。而河東

劉氏。劉崇。改名旻。有河東之地。百戰守死。以抗王師。積骸爲城。釃

血爲池。竭天下之力。僅乃克之。獨吳越不待告命。封

府庫。籍郡縣。請吏于朝。納貢于大宋。請命願爲屬吏。視其去國。如

去傳舍。傳舍。郵驛也。吳越王視棄其國。如過郵舍之易者也。其有功於朝廷甚

大。昔竇融。以河西歸漢。東漢 竇融。以河西諸郡之土地。悉歸之漢光武。光武

詔右扶風。修理其祖父墓塋。祠以太牢。今錢氏功德。

殆過於融。而未及百年。墳廟不治。行道傷嗟。甚非所

以勸獎忠臣慰答民心之義也。臣願以龍山廢佛祠
曰妙音院者。為觀使錢氏之孫為道士曰自然者居
之。凡墳廟之在錢塘者。以付自然。其在臨安者。以付
其院之淨土寺僧曰道微。使主其事歲各度其徒一人。使
世掌之。籍其地之所入。以時修其祠宇。封植其草木。
有不治者。縣令丞察之。甚者易其人。庶幾終久不墜。
以稱朝廷待錢氏之意。臣抃昧死以聞。制曰可。神宗降詔
可其請其妙音院。改賜名曰表忠觀。銘曰。天目之山。安吉

州。天目山苕水出焉。苕水自天目山而出龍飛鳳舞萃於臨安。郭璞地記云天目山前兩乳長。龍飛鳳舞到錢塘。其山如龍之飛如鳳之舞。萃於杭州迂齋云要說篤生。故從頭說来篤生異人。絕類離倫。奮挺大呼。從者如雲。仰天誓江。錢王。仰天指江而誓月星晦蒙。月星為之不明強弩射潮。挽強弩。射浙江之潮江海為東。江海由東。潮宗為海殺宏誅昌。殺劉漢宏。斬董昌奄有吳越。金券玉冊。金券玉冊。以銘其功虎符龍節。虎符龍節。以旌其忠大城其居。包絡山川。表領山川左江右湖。左有長江。右有西湖控引島蠻。控制海島洞蠻之國歲時歸休。以燕父老。曄如神人。其風采曄然。若神人也王

帶毬馬。以玉帶跨馬而踘毬以休息四十一年。寅畏小心。筐篚相望大貝南金。五朝昏亂。罔堪託國。三王相承。以待有德。既獲所歸。弗謀弗洛。先王之志。我維行之。天祚忠厚。世有爵邑。允文允武。子孫千億。帝謂守臣。治其祠墳。毋俾樵牧。愧其後昆。龍山之陽。巋然新宮。匪私於錢。唯以勸忠。非忠無君。非孝無親。凡百有位。視此刻文